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商史与商代文明

李学勤 主编
孟世凯 副主编
孟世凯 著

一 甲骨文与商代史
二 艰辛铸就《甲骨文合集》
三 商代的疆域
四 商族起源诸说
五 伊尹是何许人
六 商汤与夏桀
七 放太甲的争论
八 商王世系与尊号异说
九 盘庚迁殷探索
十 佐商的诸贤臣
十一 一代英王武丁
十二 从祖庚到帝乙
十三 商纣的功与过
十四 商代的神权与王权
十五 商代的武装力量
十六 商代的农 牧和田猎
十七 商代的方国 侯 伯
十八 商代的诸妇 诸子
十九 三星堆文化与商史
二十 深化商史的探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李学勤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

这套书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

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

1996 年，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总目标是使作为先秦时期重要部分的夏、商、西周的年代学进一步量化，为更好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0 年新世纪降临之际，“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通过验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人不少参加了有关

工作，获有启发，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励。经过再三酝酿，于是拟定编写这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计划。这个计划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专家的支持，终能将这六卷本的系列贡献给读者。

中国久远的历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但是无论如何，先秦时期和秦汉以下之间总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传世文献的有限，不能如秦汉以下那样以载籍为主体，而是年代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

具体来说，先秦史又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这只是根据现有研究情况来讲的，两阶段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唐、虞有没有可能划下来，和三代合为“四代”，像《大戴礼记》说的，便很值得斟酌。

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

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尹达等先生的观点。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

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综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相结合融会。

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个新境界。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激，同时也要感谢策划和出版这套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各位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

2007年3月12日于北京

前　言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经过两千多年的探讨，目前已取得空前的研究成果。因为19世纪末在“殷墟”出土商代后半期的甲骨文以及20世纪初期以发掘“殷墟”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诞生后，发掘和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实地、实物证据。夏、商、周（西周共和元年前）三代史年代的研究历来有异说，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组织实施了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对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前的夏、商、西周的断代提出一个基准的意见。经过部分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天文学史等二百余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在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将夏王朝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将商王朝定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将周武王伐商纣定在公元前1046年，即周灭商之年，也是周王朝建立之年。此前对周武王伐纣王灭商之年国内外有近五十种说法，大多各有所据，因此《报告》向全世界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虽有学者仍持异议，但我认为比之过去的近五十种说法，甚至有的相差一二百年来说，总算有一个根据较多的基准（有学者称为标准或刻度）供研究者使用或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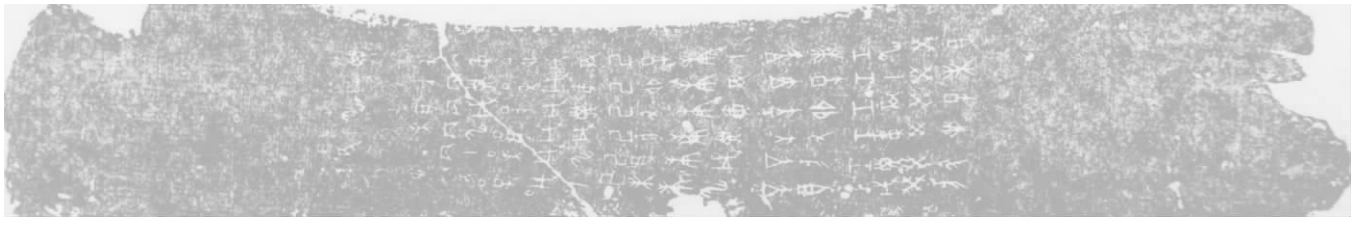
商代史的研究在20世纪收获最大，完全是得益于19世纪末在“殷墟”发现的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骨文，最初的甲骨虽是民间私挖乱掘出土，但正如甲骨文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的编者刘鹗在“自序”中所说：“不意二千余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与。”从“殷墟”甲骨文的初期研究到1928年10月开始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在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开始被迫中止，然已发掘出三万多片有字甲骨，在发掘中还发现了宫殿、宗庙、居住、祭祀所、作坊和王陵区等遗址，出土了许多器物，证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就是史书上所说“盘庚迁殷”的商王都。如此，就以三千年前的文字和考古发掘的遗存证明我国商王朝的存在，使这个尘封了三千年的王朝重见于世。同时向国内外持有怀疑论的学者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之记载，我国夏王朝之后实实在在有一个近六百年历史的商王朝，同时也证明《史记·夏本纪》也可信，商王朝之前也存在过有近五百年历史的夏王朝。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全国各地发现商代遗存有近千处，其中有都城、方国城邑、居住区、祭祀所、墓葬、作坊和车马坑等遗址。1977年春天，在陕西岐山县与扶风县交界处的“周原”，发掘出甲骨近万片，其中有字的三百余片，虽是周先人祭祀占卜时之物，但有商王“文武帝乙宗”祭祀成汤、“册周方伯”等内容，证明时代为商末，这就从周人这方面增加了对商后期商周关系研究的资料。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历史、考古、古文字、甲骨学、天文史、历史地理、民族史、气象、医疗、动植物、农学史、宗教史、司法史等学者，都先后投入对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他们大多都能以古文献、甲骨文和考古发现的资料互证对商代历史文化做综合研究，当然，有的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对某一问题的探讨也仅依据甲骨文资料。因此一百年来，尤其是后五十年取得了空前的研究成果。虽然目前还不能说对商代史中所有的谜团都能一一解释清楚，比起《史记·殷本纪》和其他有关的记载来说，对尘封了三千年王朝的认识要全面、深入得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王朝祭祀占卜时的卜辞和与甲骨有关的记事刻辞，涉及商代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如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所排的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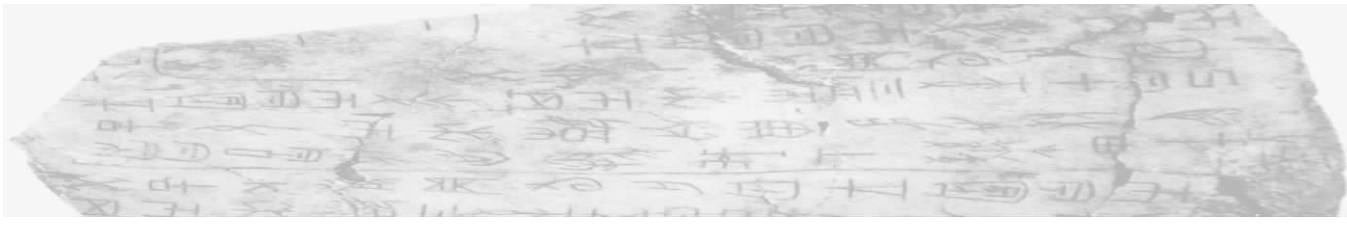


王室世序，除上甲微以上的先公远祖，未完全与甲骨卜辞中所载吻合外，自成汤以下至文丁的二十九位商王，只有沃丁、廪辛二王的庙号未见于卜辞。又如《礼记·表记》中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甲骨卜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商王们迷信鬼神，也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王室的统治地位，几乎天天都有祭祀，事事都必占卜，因此才能在三千年后使人们对商王朝所作所为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

尽管一百年来对商代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取得很大成果，但在研究的进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殷墟、周原和其他地方商和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无疑是丰富了研究商代史的资料，但对于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自董作宾于1933年提出“五期”断代来，是否就无修订的可能？如能再加细化的划分则对商代史研究就会更准确。曾有甲骨学者认为甲骨文是“商代的百科全书”，虽有些过头，但甲骨文中确实反映出商代社会生活中诸多层面。同时也应看到反映社会生活主要是甲骨卜辞，这是祭祀时占卜的记录，反映出的事物都很具体，并非包罗万象，而且对鬼神迷信很深，所反映出的许多事物都带有宗教色彩，只有透过这层面纱后才见真相，这就需要下工夫去分析，使用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有五千个，考释过的虽有二千二百多个，无大争议的只有一千多个，即认识者还不到三分之一，如许多人名、族名、地名大多未能释出。在农、牧和田猎方面释出的多一些，但有的农作物、动物、植物仍不能准确知道是何名。涉及的天象、气候、疾病等也存在许多不解的问题，这些都是今后还要结合新的资料，避免望文生义而做一些艰苦的综合研究。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自称能全译是不可取的，应像老一辈学者一样，考释出的甲骨文单字者能证明商史中某一具体问题，能取得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商代史的研究运用甲骨文资料只是一个对史书重要的互证，考古资料也是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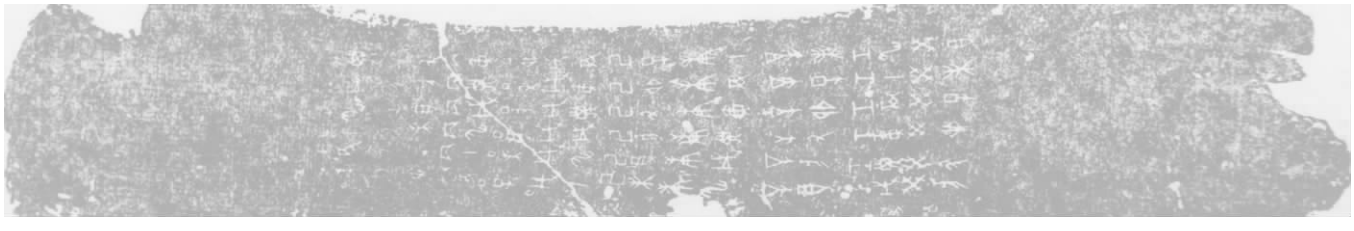


的一环。传世的古文献中对商代的记载本来就不多，以甲骨文资料作补充，证以考古资料就显得更重要。除对商王室世序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探讨外，对古文献中有关商代社会生活的记载，还需以新的理念去认识和深入研究。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中都有自然科学的资料，虽20世纪已有这方面的论著，但仍感到有的不是太准确，或有欠缺之处。如对生态环境的探讨，似是20世纪80年代才提上日程，其实老一辈学者已探讨过，只不过是未用“生态环境”作主题。我国生态环境可以说商王朝时期变化很大，田猎活动，农田开垦，对氏族、部落的长期征伐，自然灾害等等，都与生态有极大关系，都是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总之，对商代史的研究不仅限于王位更替、祭祀与征伐，应对商代社会生活做更全面、更深层次的探讨。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希望再把一个有高度文明、社会生活多样的商代写成天天杀人、血淋淋的一部历史。

本卷是商代史，但对商代历史不做系统描写，按出版者的要求以专题来表述，以别于已有的商代通史。我在选定编写题目时也考虑到商代史的完整性，在大部分专题中力图做到照顾纵横的关系，因本套书共有六卷而字数又有限，不可能照顾周全。其中一些问题是近二十年来在商代史研究中新的认识，虽然有的还不是太成熟，但纳入此书中供同行去评判。编写商史离不开甲骨文资料，而引用太多又显得太枯燥，故只选用了一些较为常用的；解释是按我的理解所作，是否准确只得由读者来鉴定。

孟世凯

2006年12月



目　录

1　甲骨文与商代史／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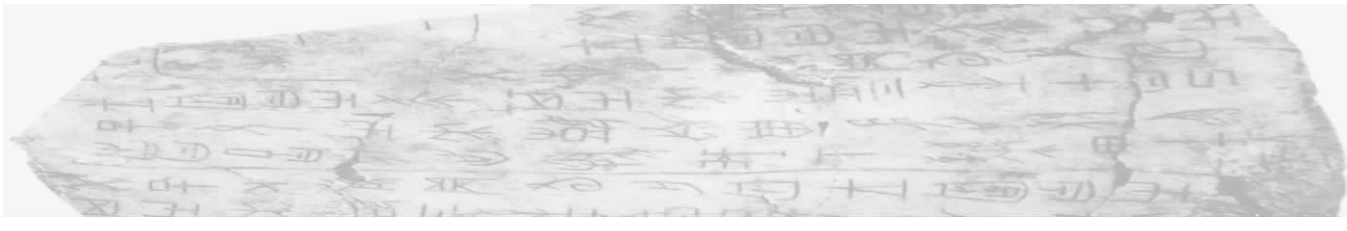
2　艰辛铸就《甲骨文合集》／13

3　商代的疆域／24

4　商族起源诸说／35

5　伊尹是何许人／45

6　商汤与夏桀／55



7　放太甲的争论／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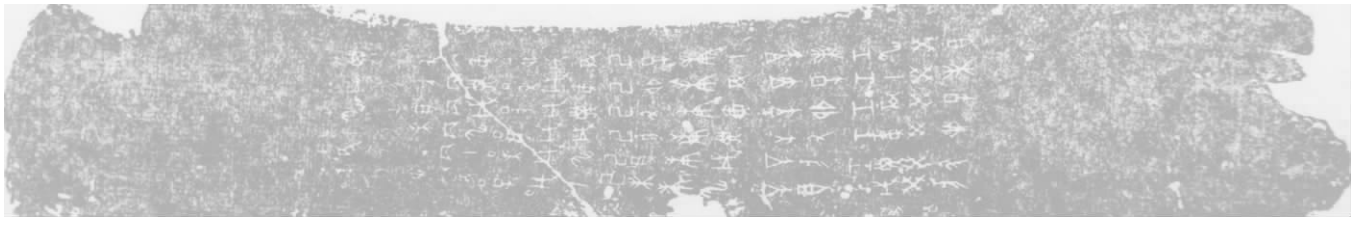
8　商王世系与尊号异说／76

9　盘庚迁殷探索／87

10　佐商的诸贤臣／99

11　一代英王武丁／109

12　从祖庚到帝乙／122



13　商纣的功与过／132

14　商代的神权与王权／144

15　商代的武装力量／155

16　商代的农、牧和田猎／167

17　商代的方国、侯、伯／179

18　商代的诸妇、诸子／18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　三星堆文化与商史／200

20　深化商史的探讨／210

商代史大事记／223





1 甲骨文与商代史

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前代人有意无意地都会给后代人留下不少谜团。在无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如此，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仍然存在。我国是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记录这五千年历史资料主要是汉文字。用汉字所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有多少，未见过有关的统计，只能用“浩如烟海”来表述。《二十四史》记录了我国始自黄帝终于明朝的历史，被世人称之为世界上仅有的“史料宝库”。但是在此宝库中找不出“甲骨”、“甲骨文”、“甲骨卜辞”等等名词。因这些词是清朝末年在“殷墟”发现商王朝后半期刻在乌龟甲壳和牛骨上的文字以后，经过研究者们三十多年的研究才给予的名称。在商代叫什么文或什么名，目前根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种文字是商王朝在祭祀时占卜（预测）和占卜结果的记录，是一种卜卦之辞。《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可知商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于鬼神有很深的崇拜和迷信，从甲骨卜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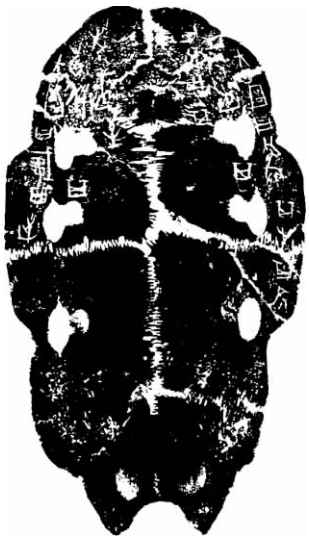
司母戊大鼎

看得出商王朝几乎是天天有祭祀,事事必占卜。我国社会发展到商王朝时期,已经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较发达的社会。正因如此才会留下大量占卜后的文字资料,这种资料无疑是包含着不少的迷信成份,也正是凡事必占卜而后决,才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只要从卜辞中剔除迷信的成分就可以得到商王朝的不少史料,故才能在三千年后对商代社会的了解要比夏代具体得多,才能与古文献的记载相关考古资料结合研究,较为全面地来叙述商代历史文化。用龟甲、牛骨作占卜材料不是始于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从目前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用作占卜的龟甲、兽骨上来看,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中的宗教就是如此(只是未刻有文字)。《史记·龟策列传》(褚少孙补)中说:"三代"以上的占卜不可记,夏、商、周三代皆以卜筮以决疑。所谓"王者决定诸疑,参与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认为乌龟能通神灵,还说据记载龟分为北斗龟、南辰龟、五星龟、八风龟、二十八宿龟、日月龟、九州龟、玉龟等八种,用作占卜之龟有尺寸大小,出产地也不同。我国自上古至王朝建立及其后历朝都用龟甲作过占卜,而在少数民族中用骨、木、竹等作占卜延至近现代。用牛骨的问题似无什么神秘之说,从卜辞中反映出祭祀时用了大量的"六畜"作牺牲,其中以牛羊最多,因为畜牧业发达,牛骨易得,故才用牛骨(当然也用少量其他兽骨,甚至也在人的头盖骨上刻辞,这里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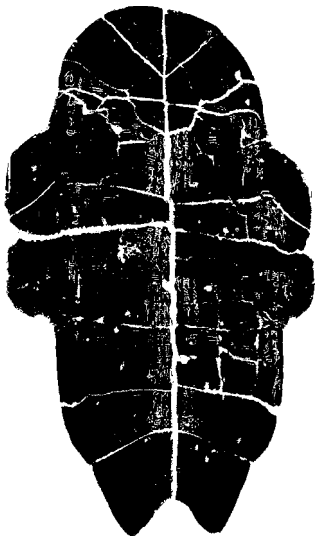


牛肩胛骨刻辞

根据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发掘来看,甲骨占卜记事后并未如《龟策列传》中所说是"已则弃去之",即使用后就废弃,而是有意保存或埋藏的祭祀文档。甲骨学创建者董作宾据他参加和主持殷墟十五次发掘中十三次出土有甲骨的情形,总结甲骨保存或埋藏的状况,认为:



龟腹甲反



龟腹甲正

综合来说，十年发掘给我们的经验，对于甲骨文字在殷墟地下情形，可得而言的是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存储”。存，是有意的保存着；储，是有意的储藏起来。每一个王，常常有巡守、征伐、田猎、游观等等活动，这些活动都有贞卜，又都不在殷都。又凡是卜夕的文字，多属于王在外面的时候。因此卜夕之文，常记有“在某地卜”的字样，田猎、征伐、游观也记所在之地。这些甲骨，必是用车载去而又载来的，不然就不会出现在殷代的都城（小屯村）。很明白的例子，像帝辛征人方，从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七月，向东南部兜了一个大圈子，南至淮，东到海滨又到齐。返京之后，所卜用的甲骨，都完全带回来了。我们现在用以作“帝辛征人方日谱”的材料，全部都是这次旅行中作品。第一次发掘的第九坑，包含着一、二、五期；第三次发掘的“大连坑”包含着一、二、三、五期。这很明白的，这种坑乃是地下的复穴而兼有窦窖，专供存储甲骨之处。武丁时期用它（一），祖甲时用它（二），廪辛、康丁时期用它（三），直到帝乙、帝辛时期还在用它（五）。又如第四次发掘的 E 六坑，只存在过武丁到祖甲的卜辞，以后就不再使

用了。第九次发掘侯家庄南地，有六块康丁时代卜用过的完整龟腹甲，半块背，叠在一 起，存于复穴中，也许那时是要带回宫廷（小屯）而又被忘却了。当然，如果不是殷代王室加意保存着所有贞卜用过的神迹，把它储藏起来，就不会有今天的甲骨学。

第二种是“埋藏”。这一种应该是很少的。如果龟骨每版用完，应该埋藏在地下，那就到处可以埋藏，不必集中埋在一处。如十三次的 H 一二七坑，确实是埋藏的一例，何故埋藏虽不可知，但是在埋入以前，已存储于他处，经过了从武丁到文武丁七个王的年代了……

第三种是“散佚”。这是偶然的散失遗落，不是有意的。在许多复穴、窦版筑基中，基上偶然发现几片甲骨文字，应属这一类……

第四种是“废弃”。与其说是废弃，不如说是“废物利用”；这也占着少数。有时史官们在教授他们的弟子，随手把用过的龟骨取过来，给学生练习书写同契刻。最多的例子就是临摹甲子表，其次是仿作卜辞……①

从 1973 年 3 月至 12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殷墟的小屯村南两次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情形证明是“有意贮存”②。殷墟埋藏的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是如何发现和辨认出是商代文字？首先应明确两个概念，即发现和辨认（或说鉴定）。甲骨及上面刻的文字是地下出土，是一种文物。今天常见报导，某地发现遗址，出土什么器物，经过考证或鉴定是什么时期的，经过研究后认为是作什么用的等等，概念很明确，发现和辨认（或鉴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人们一看便知其一物定性之两步。过去由于时代的原因，人们认识的局限，将二者未加明确之区别，故一直以发现来“表述”③。1956 年 7 月，陈梦家在其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第一章

① 《甲骨学五十年》第一章第一节，台湾艺文印书馆，1955 年。

②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 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1995 年第九集。

③ 参见《甲骨学一百年》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9 月。

读者注意：《甲骨文一百年》第二、三章中，我的观点被自封主编、编纂改过，应以本书为准。

总论的第一节标题就是“甲骨的发现、鉴定与搜集”。他认为：发现是小屯村农民。而鉴定从来就有两说：一说是由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古董商人将有字甲骨带至天津向他们出售时被认出，他们称为“古简”（但二人出不起高价购来进一步研究）。另说是光绪二十五年，古董商人将有字甲骨带到北京出售，为时任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所购得，王之好友刘鹗时在京师候补，于王懿荣家中得见甲骨上之文字，相互很惊讶。经他们辨认后，鉴定为“殷人刀笔文字”（见刘鹗《铁云藏龟·自序》）。

甲骨文第一部著录书的编者刘鹗之孙子刘蕙孙，于1992年2月出版的《老残游记补编》中认为：鉴定出甲骨上刻划是殷代文字第一人是其祖父（引文见该书“后记”）①。如此，目前关于甲骨上所刻文字第一时间鉴定人，则有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各有所据，在无新证据之情况下只好存疑。至于社会上出现许多无科学根据的各种猜测式的传说，如打摆子抓中药发现的（天津人化名“汐翁”于1931年编造王懿荣打摆子抓中药发现甲骨文。此人生清朝光绪年间，民国初期靠小报上编造故事得点稿费为生，除编造发现甲骨文外，还编造过围棋的发明等）；一老农睡在西瓜地中用手一摸发现的等等就更不足为据（这些无稽之杂说，刘蕙孙称之为“齐东野语”）。著录甲骨文的第一人刘鹗（字铁云，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在编著第一部书《铁云藏龟·自序》中只说王懿荣是第一个收购甲骨文的人，鉴定出是“殷人刀笔文字”到底是他或王，或者只是他一人，因在“自序”中难以看出，故我认为目前（或许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依据最早的文字资料，即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来表述才是最可信的。

殷墟甲骨上所刻文字自鉴定出是商代的文字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著录的《铁云藏龟》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著录有字甲骨1 058片（掺入伪刻5片、自重3片）。次年，孙诒让著《名原》自刻本出版，因书中多以甲骨文论证其他古文字，

① 《老残游记补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2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